



世界佛教與世界語

By Anuruddha
龕 谷 譯

我自從在加德滿都出席過第四次世界佛教大會後，深感到佛教徒必須要有一種普遍而又易講的語言，作為溝通各地教徒的工具，能使各國代表晤談一堂，不因語言關係而致互不了解。

這次加德滿都的世佛會，約有三十五國的代表參加。雖然英語似乎被接受為正式語言，但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大多數的代表，竟一點也不懂英語。結果，連會講英語的也受到了極大的妨礙，因為他們無法展開討論。因此，會場上形成了有趣而煩燥的氣氛，許多不懂英語的人，都手拿照相機，獵取鏡頭，以代替靜聽那些優美的英語演講。

佛教徒為什麼不將「世界語」接受為一種理想的傳佈佛法的工具呢？

「世界語」原是由一個波蘭眼科醫生扎曼霍夫所創造。它是世界上最完善，最易學，且已為世界上所利用的一種語言。它的範圍不只在歐洲，即日本、印尼、美國等地，都到處有「世界語」協會或俱樂部等的設立。至今用「世界語」譯著的出版物，已甚為豐富。有些國家的廣播電臺及學校，已採用它來作教育工具。很多的團體協會，也用它來宣傳其宗旨。而自一九二

五年起，佛教也開始用「世界語」來轉動法輪。這是由英國的馬爾士先生（原為「英國佛教雜誌」的創辦人及主編），拉脫維亞的格羅特先生，及一位日本的禪宗大德所創建的「世界語佛教徒同盟」所推動。其後數年，英國人約克遜加入同盟後，並創辦了一個「世界語」的「佛教」季刊。不久，日本「世界語」學者中的佛徒，也組織了一個「日本世界語佛教徒同盟」，同時也出版了一種刊物，名叫「東方之光」。二次大戰時，所有歐洲及日本的此項活動，均被迫停止，唯在戰後，由於某些熱心人士的倡導，這些機構及活動，已大致重建了起來，其中以德國的樸里比士大居士出力最多。本文作者即係一九四六年入盟，並於一九四八年擔任主席職以迄於今。其間曾與同盟總幹事沙利居士，發行一刊物名「佛陀之光」，發行網遍佈世界各地。

「世界語」佛教徒同盟是一個獨立，容忍，及有世界性的機構。它的存在係依賴於教徒個人的努力，而非受任何勢力的左右。它對經典的譯述，大小乘都有，分由歐洲及日本出版。最近，該盟會將桑尼博士的「佛教一瞥」一書，譯為「世界語」，印行了兩千冊，流通於世界各地，包括東歐等英語不流行的各國。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；我們已發現有許多人已因以「世界語」宏法的原因而信仰了佛教或在研究佛學。

在尼泊爾世佛會中，大會曾組織了很多的特別工作委員會，其中之一，便是由英國的韓福瑞居士所主持的出版宣傳委員會，各國代表大都參加，有價值的提案亦甚多，筆者所提的請將「世界語」定為宏法的有效語言一案，亦蒙接受，並列入記錄。

我們也曾想到過，「世界語」在宏法方面，定有它的某些「敵人」，他們大多數是受過英語教育的人，他們妄想以英語作為國際語言；另外那些精通梵文及巴利文的人，更會為他們的艱深文字作維護戰，殊不知大多數的佛教徒，包括中國、日本，及西方各國的人，都明白只為了信教，而去學梵文巴利文是因難透頂的事。

總之，「世界語」才是一種最理想的語言，凡是佛教徒，不論已學未學，皆應衷心支持。我們確信，如果有更多的「世界語」佛學者作，佛法將更易傳佈於世界。讓我們為世界佛教而努力，也為世界語言而努力。（譯自佛陀之光）

項法令，凡玉佛高過三尺度，不准運輸出國，這種措舉，是爲了防止其本國那唯一的玉石用盡，故須未雨綢繆計，以保持永久玉佛國的榮譽。

玉石佛仰光市有幾處代理出售，最多的地方是九紋台，承繼禪同道特地包租馬車，陪我去選購了一尊相貌最莊嚴的佛像，此外在大金塔又購了很多釋尊示跡圖，這得力於李、吳幾位小姐幫忙，做臨時的譯語員和嚮導官，在這兒一併謝謝仰光在伊拉雅河左岸，爲緬甸政治中心之國都，既稱一國之都，應該是堂皇巍巍，方壯觀瞻，然事實並不如此，除碼頭街一帶有些像樣的房子，其它的市容都不整潔，頹牆廢瓦，隨地皆是，牛屎馬糞，到處皆有。至於交通方面：有巴士和電車。最多的是馬車，樣子很難看，全車可容納七八人，坐的人硬生生木板上，搖擺不定。還有一種三輪車，坐位像個梭子，兩頭尖，坐的人一頭一個，背靠背，很不好看，也不好坐，我爲了好奇心的驅使，花了幾角錢，曾與同道嚐試一次。也算是最後一次。

我們逗留仰光三天期間，差一點兒給人出賣了。原來我們所定的國泰航空公司客機，是由泰國直飛印度航線，星洲代購機票的朋友硬說可在仰光轉機，現在這間航空公司沒有飛機給我們坐，這怎麼辦？後來幸得黎東方與當地幾位僑領設法，通過人面關係，轉換了印度航空公司的機票，否則？我們在仰光逗留決不止三天，恐怕再延三個月也到不了印度？阿彌陀佛，寫到這裡，不禁使我擲筆噓了一口悶氣！

二五〇一年五月稿於獅島。